

· 中医英译 ·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 ICD-11 传统医学病证英译分析

叶欣欣 桑 珍

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是国际通行疾病分类系统,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制定并发布,是用于全球范围内统计疾病病死率和发病率的重要信息框架和基础。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这一最新版本中首次纳入的传统医学章节无疑是一个轰动海内外的亮点,对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和国际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传统医学章节本身是广泛国际共识的产物自不待言,其英文翻译更是在庞杂繁琐的对等词汇梳理和筛选以及文化差异磨合的基础上孕育而来,突破了不同语言背景和文化体系边界的囿限,可供传统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疾病和证候的英译进行参考。笔者立足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出发探讨 ICD-11 传统医学章节的英译特点,抛砖引玉,冀可为中医药翻译所借鉴。

1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翻译方法概述

生态翻译学的奠基者胡庚申教授运用生态学原则和原理纵观和描述翻译活动,借助现象类比和概念移植等手段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原则、方法和译评标准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和描述^[1]。生态翻译学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原文、源语言和目的语所构造的世界)互联互通为理念,为翻译活动赋予生态理性。

翻译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循环的过程,在处理翻译时力求得到“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源语言和目的语的文本生态系统各自对应不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为了保持源语言生态和目的语生态之间的平衡,可进行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这“三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2]。“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在翻译活动中同时把握语言的多样性和共通性,恰当处理语言形式。“文化维的适应性选

择转换”是指译者在处理翻译时积极扫除文化差异而又不可忽略双语文化内涵,保证信息的顺利沟通。“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将交际意图传递给读者并让翻译成果利于交际,维护和保持原文和译文的交际生态。

2 ICD-11 传统医学章节简介

ICD-11 中传统医学章节作为独立的第 26 章,标题为传统医学病证模块 1 (traditional medicine conditions-module 1, TM1),与现代医学的各章内容并列。TM1 由传统医学疾病(Traditional medicine disorders)和传统医学证候(Traditional medicine patterns)两部分组成^[3]。两个部分收录的疾病和证候是中医药病证当中相对核心且国际共识度较高的部分。

其中传统医学疾病部分分为六个类目,分别是脏腑系统疾病(Organ system disorders)、其他身体系统疾病(Other body system disorders)、气血津液病(Qi, blood and fluid disorders)、精神情志病(Mental and emotional disorders)、外感病(External contraction disorders)和儿童期与青少年期病(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ssociated disorders)。传统医学证候部分分为九个类目,分别是八纲证(Principle-based patterns)、外感证(Environmental factor patterns)、气血津液证(Body constituents patterns)、脏腑证(Organ system patterns)、经络证(Meridian and collateral patterns)、六经证(Six stage patterns)、三焦证(Triple energizer stage patterns)、卫气营血证(Four phase patterns)和四象医学病证(Four constitution medicine patterns)。

3 ICD-11 中 TM1 病证名英译的“三维”转换

3.1 语言维 兼顾严谨性和语言张力。中医术语在数千年的传承中深受古典文学的渗透,彰显着古朴而生动的语言魅力。哪怕是高度概括的疾病和证候名中也常见各类语言修辞形式,比如暗喻(如“乳蛾”,发病时喉核形似乳头,状如蚕蛾,因而得名)、明喻(如“胞虚如球”,表示胞睑肿胀,虚软如球)、拟人(如“水气凌心证”,“凌”字表示“欺压,侵犯”,含有拟人的意

基金项目: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项目[No. ZY(2018-2020)-GJHZ-1003]

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中心(上海 201203)

通讯作者:桑 珍, Tel: 021-53821365, E-mail: sangzhen8507

@hotmail.com

DOI: 10. 7661/j. cjm. 20200227. 146

味)、夸张(如“心阳暴脱证”,“暴脱”二字运用了夸张的手法)等。

中医学学术语属于专门用途语言术语,目标使用者多为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及相关研究人员,因而翻译时应当确保准确无误、严谨客观、简洁凝练,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精准地传播医学知识。同时传统医学与本民族文化的盘根错节又让我们不能一味追求对等翻译而割舍其背后的内涵和特色。ICD-11 传统医学章节较好地兼顾了医学语言的科学严谨和传统文化的语言张力,具体分析如下:

“乳蛾”在现代医学中大致对应“扁桃腺炎”,在 ICD-11 中英文为“Tonsillitis disorder”;“胞虚如球”在现代医学中大致对应“眼睑非炎性水肿”,在 ICD-11 中英文为“Non-inflammatory eyelid disorder”。这一译法去除了喻体的形象化特征,而用客观严谨的风格翻译出本体,准确达意,适应了特定读者群体的需求。

“水气凌心证”对应的英文为“Water qi intimidating the heart system pattern”。“凌”,侵犯的意思。多因脾胃肾阳衰不能行气化水而致水气上凌于心,心阳不振而见胸闷心悸,甚则不得平卧,足跗浮肿,小便不利。“水气”在此处并不能等同于一般用途语言中的“水汽”,而是指代特定含义,故而未用“steam”等词翻译,而是采取了直译的方式翻译为“Water qi”。“凌”字翻译为“intimidate”,保留了“欺压”的意味(此处笔者认为“attack”一词也同样具有拟人表达的传神性,且可以表达出实质性的侵犯,供讨论)。至于“心”的翻译,没有单用一个“heart”来表示,而是采取了“心系”的翻译,即“heart system”,也体现了该章节的科学和严谨。

“心阳暴脱证”对应的英文为“Heart yang collapse pattern”,其中“心阳”为中医专有术语,凝聚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已约定俗成使用意译加音译这种方式进行处理。“暴脱”运用了夸张的手法,“collapse”有(突然)崩溃的含义,可与之语义上对应,同时不失原文语言所具有的感染力和张力。

以上可以看出,在处理富含修辞手法的中医术语的翻译时,应当用词精简,在确保准确的前提下,尽量保留语言的张力。

3.2 文化维 贯通不同文化体系。译者有责任在翻译活动中确保源语言文化不“失真”,避免被目的语文化所禁锢而出现理解偏差,同时也需使翻译作品适应目的语的文化环境。译文需要呈现源语言的文化内涵,嵌入文化意义,同时兼顾目的语的文化体系。

TM1 中既列出了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六经证”(Six stage patterns),也列出了来自朝鲜民族衍生而来的“四象医学病证”(Four constitution medicine patterns)。两者都使用到了相同的文字表达,即“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且来自同一个理论源头,即《黄帝内经》。“六经证”首见于东汉时期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诠释了疾病传变的不同阶段。ICD-11 依据“疾病传变次序先后”将其分别译为“太阳病证(Early yang stage pattern)、阳明病证(Middle yang stage pattern)、少阳病证(Late yang stage pattern)、太阴病证(Early yin stage pattern)、少阴病证(Middle yin stage pattern)、厥阴病证(Late yin stage pattern)”,这样的翻译充分体现了疾病传变的顺序,与此前通行的“Greater yang”这一类的翻译相比更加贴合医理;“四象医学病证”为十九世纪朝鲜民族的李济马在其所著的《东医寿世保元》^[4]中从患者体质的角度提出,ICD-11 将其分别译为“太阳人病证(Large yang type patterns),少阳人病证(Small yang type patterns),太阴人病证(Large yin type patterns),少阴人病证(Small yin type patterns)”。与中医药“六经证”的翻译在英译上做出了明确的区分,这符合二者之间本然的差异,也体现了对不同传统医学体系的尊重。不过笔者在此想提起讨论的是“四象医学病证”的分类是以“阴阳的偏盛偏衰”为依据,比如过偏于阳者为太阳人,过偏于阴者为太阴人,少偏于阳者为少阳人,少偏于阴者为少阴人,此处是否使用“Greater”和“Lesser”比“Large”和“Small”更为可取呢?既表达了多少之偏,也能与“六经证”的翻译区别开来。

“儿枕痛”首见于《卫生家宝产科备要》^[5],其中“儿枕”因前人谓胎儿在母胎中头枕之处而得名,“儿枕痛”则代指孕母的产后腹痛,因瘀血引起。这个中文病名的表达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但若缺乏对中医文化背景知识的深入了解,单看中文却极易望文生义,误解为“幼儿枕部疼痛”,与“产后腹痛”这个实际所指代的病症大相径庭。因此 ICD-11 中直接舍弃了其直观形象的表达,而采用“Puerperal abdominal pain disorder”的翻译,使其从古文名称中跳脱出来,用今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准确地传递信息。

再如“客忤”一词指的是神气未定的小儿如骤见生人、突闻外声或见异物等可引起惊吓哭闹,甚或受纳运化失调,表现出吐泻、腹痛,状似惊痫^[5]。其中“客”的含义相对广泛,既可以指生人,也可以指恶气、邪气,又可以是外来的大的声音或者突发的异样的景象,翻译起来

难度极大。ICD-11 将此病归属于“儿童期与青少年期病”类目下,译为“Fright seizure disorder”,偏重于症状而省译了病因,把握了内核而摒弃了“枝节”。

3.3 交际维 横向和纵向层面的磨合。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译文也需要在交际层面传递出交际意图。ICD-11 作为一份全球通用标准,具有明确的交际需求。

一方面,TM1 的译文需要适用于各国之间的交际。TM1 的分类标准主要参考中国、韩国的国家标准和日本的行业标准^[6]。不仅罗列了中医学的内容,也同样采纳了日本汉方医学、韩国医学的相应内容,这一兼收并济的成果是这三国以及 WHO 其他成员国经过协商和磨合的产物。ICD-11 的发布体现了各国对传统医学的尊重以及各国传统医学专家之间的通力合作。

另一方面,TM1 的译文需要适用于古今之间的交际需求。ICD-11 的 TM1 是用国际通用语言为传统医学撰写的一份参考书,让世界各地的医务人员能在现代医学的基础上换一种别具特色的思路和方法去评估疾病,从而展开相应治疗。ICD-11 的目标读者和使用者是全球医务工作者,搭建类目框架以及处理翻译时需要在传统医学和现行主流的现代医学这两个领域之间寻找重合点,方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 ICD-11 中,现代医学术语及框架体系的借用是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的充分体现。

4 结语

ICD-11 中 TM1 的增加是传统医学尤其是中医学

在国际范围内标准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中医药的标准化体系日渐完善和国际化进程逐步深入的大势下,病证名的英译早已引起各领域的广泛交流和讨论。ICD-11 中 TM1 的英译展现出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可以通过“三维”转换视角进行诠释。从语言层面而言,需兼顾医学术语的严谨性和源语言的张力,适当调整。从文化层面而言,需权衡源语言文化内涵和目的语文化体系,合理取舍。从交际层面而言,在各国之间和古今之间进行磨合,利于交际。

参 考 文 献

- [1] 胡庚申. 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 上海翻译, 2008, (2): 1-5.
-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 32(2): 5-9.
- [3] WHO. ICD-11 fo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statistics [EB/OL]. <https://icd.who.int/browse11/l-m/en>, 2019-04. [2020-02-01].
- [4] 王正和. 四象医学概说[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2, 8(6): 76-77.
- [5] 李经纬主编. 简明中医辞典[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1: 25, 82-83.
- [6] 张薇, 邓宏勇. ICD-11 及其传统医学模块探析[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9, 52(6): 10-13.

(收稿: 2020-02-08 在线: 2020-03-11)

责任编辑: 段碧芳

英文责编: 张晶晶